



城市乡愁

——读胡静散文集《小城阙》

陈宗俊

《小城阙》(安徽文艺出版2025年5月版)是安徽女作家胡静的一部散文新作。这是一本有关安庆城市历史与个人成长的记忆之书。阙者,城观也;阙者,歌曲也。或许在这里,“阙”“阙”可互通,所以作家《后记》中所言的“纵是千千阙歌,也道不尽一城风华”倒也符合此书的主旨。因此,这部“小城阙”也可做“小城阙”,是作家胡静献给生养她的安庆城的一首情歌,是作家自我生命成长见证的时光书。

出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胡静是个地地道道的安庆人。她的求学、工作、结婚、家庭等等大都在安庆城。可以说,有关安庆城的点点滴滴已融入到她的血液中。这部散文集中,城市历史与个人成长的书写占据很大篇幅。作家为何倾注了大量的笔墨来写城与人、今与昔、历史与现实?在我看来,这些文字背后不仅仅流淌的是作家对故乡安庆的大爱,更隐藏着一种淡淡的愁绪。小城、历史与自我经验,从作家折叠的记忆中一一打开,最终漉漫成一幅浓得化不开的乡愁画卷。

刘成纪教授在《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乡愁》中认为,中国最早的乡愁诗大都产生于城市,如殷商末年商纣王的叔叔箕子的《麦秀》、《诗经》的《黍离》以及屈原的《哀郢》等作品,均与作者曾经生活的城市(城邦)有关。后来,由于隋唐的科举制度的实施,寒门弟子有机会通过考试做官离开乡村,才有了后世大量的乡愁诗的存在。从20世纪开始,随着中国社会逐渐走上现代化,城乡差别日益减少,乡愁诗从“城→乡”模式转化为“城→城”模式。“中国早期的乡愁是城市性的,中期的乡愁是乡村性的,而从目前开

始,则开启了一个以城市为本位重塑中国乡愁的新历史进程”。从乡愁诗(文学)的这种演化路径来看胡静的这部《小城阙》,其价值似乎就凸显出来了——它是21世纪中国文学(尤其是中国女性文学)中城市乡愁书写链条中的一环,也与当下中国文坛方兴未艾的地域写作思潮(如“新东北”写作、“新南方”写作等)相呼应。安庆城也正是有了如胡静这样一批不懈的写作者的坚守,才让安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与辨识度得以不断提升与彰显。

这些乡愁作品,涉及安庆城的历史、人物、风物、饮食、文化、习俗等等多方面,如《古城,那静悄悄的楼》《英王府悲歌》《世太史第》《敬敷世范》《声声黄梅》《侉饼油条》《大南门牛肉包子》《山粉圆子烧肉》等。这些描写,既是作家城市记忆的书写对象,也是承载作家城市乡愁的物质纽带。而另一些篇章,一些消逝的或者正在消逝的人与事(如《老城说书》《烟火人间双井街》《远去的报刊亭》等),已成为这座城市乡愁的挽歌。这其中,我更喜欢辑二“烟火人间”与辑三“光阴厚朴”中的一些作品,如《老街炉火》《人间的雪》《小铜炉》《老檀椅》《一缸岁月》等,它们带有作家独特的生命体温,更能让人产生共情,如命运多舛的奶奶、相濡以沫的父母、手足情深的姐妹、木讷本分的二舅等。城因人在,人以城显。城市乡愁,最终凸显的是人在历史河流中的存在,写城市、写乡愁,最终写的是人本身。因此,这些作品,是作家试图以文字的方式与这座城市,与自己的成长,与自己的内心一次次的对话与和解。



王安忆曾说:“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在怀念乡村,做着还乡的梦。”在中国这个国度尤其如此,即便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,我们精神内里依旧保留有与生俱来的乡愁。如刚刚过去的端午节,我们吃粽子、赛龙舟、门前挂艾草等等举动,何尝不是我们内心某种乡愁的外化?它无关乡村,也无关城市。或许乡愁是我们赖以活在并不美好但很珍贵人间的某种精神寄托。

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,文学作品中的乡愁书写,很多时候大都是理想化了的,这就导致了一些乡愁作品中作家批判与反思力量的缺失。《小城阙》中的不足也似乎体现在这方面。比如,作家在书写对象时,大都采用一种平视或仰视的视角,歌颂与赞美居多,缺少一种俯视的审视与反观,因而使得这部作品的思想厚度有所欠缺。另外,少数作品中存在材料的简单罗列,缺少必要的提炼与诗意发掘。但这些不足,并不能妨碍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。这部《小城阙》,是作家胡静带着女性所特有的温婉和细腻,表达了现代都市人普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柔软的“还乡的梦”。

(作者系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



我心里的村庄

刘为民



在我看来,这个世纪发生在中国广袤土地上最伟大的一件事莫过于乡村振兴了。我少时离家,对村庄的印象已十分模糊,每每提及村庄二字,浮现于我脑海中的更多还是村头的枯树、斑驳的地面、飞扬的尘土和夏虫的低鸣。

前年夏天,我随长兵一起回到他的老家枞阳县梅花村东家园,又有了一次和村庄零距离接触的机会。如今的乡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杨柳成荫,竹林婆娑,洁净的柏油路在夏日朝阳的映照下通向村庄的幽深处。自来水、垃圾桶、抽水马桶,这些彰显人类社会现代生活文明的印记在今日乡村处处有迹可循。站在村边的柏油小路上,偶尔会有一辆汽车从身边飞驰而过,留下一溜尾烟后消失在绿荫之中,周围的一切又随之归于幽静。村庄已不再有幼时镜像里的人声鼎沸和热闹喧嚣,在绿树掩映之下多少透着几分寂寥与落寞。

历史上桐城与枞阳本是一县,我和长兵是地地道道的同乡,又是相处二十余年的灵魂挚友。相近的生活经历、相近的教育背景、相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,决定着心里的村庄几无二致。长兵是个清澈、清心、清欢之人,才思敏捷,洞察力极强,不仅是优秀的写作者,更是睿智的思想者。在我的感知里,文章从来都是思想显性化的产物。这本散文集《故乡风月》立意在对生活生命的体认之上,不仅仅是他对村庄生活的情绪体验,也是他对村庄文化、乡土文化的深度理解和思考,更是他多年来矢志不移地向内修行的精神成果。

村庄意味着播种与收成。辛勤而地道的先辈们在自然意志的阴晴不定里不辍劳作,踩着大地的鼓点,向苍天要收成,在年复一年的耕耘里演绎着春华秋实的铁律。《田园里的老丝瓜》《竹园里有棵柿子树》《母亲的菜园地》《充满爱的后备厢》所寄托的情感固然各有不同,但从托物言志的角度来说,无不折射出朴实的父母在蓝天下描绘的绿秧成行、瓜果累累的生机盎然。全书中不时出现的农谚,诉说了作者对耕耘及收获的敬畏之心。勤劳的农人于春天播种,于秋天收获,收获的既是大地馈赠,也是生命的图腾。

村庄意味着故人和亲人。我和长兵一样,喜欢追忆小时候的时光,也总是把亲情当作信仰。即便幼年时期物质十分匮乏,清贫和拮据是生活常态,也总能在“糖溜蛋”“做弯”“借盐”中体验到温暖和乐趣。《黑芝麻糊》《清苦的外婆》《父爱如山》《父亲的烟味》《压岁钱》《灶台》等篇章里行间饱含着对逝去的亲人的怀念和对健在亲人的珍惜。儿时的记忆其实是我们的本心,追忆追思和亲人们过往的生活点滴,何尝不是热爱生命的一种表现?一定意义上说,村庄比人强,见与不见,世世代代它都在那里,而人的生命一旦凋零,便无再生的可能。亲人、故人、邻人

就是我们的世界,身边的人渐渐离去,我们的世界也将消失。长兵每次回到老家,都会在团结圩里散步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也许是心灵的放空,也许是长期置身于喧嚣之后品味难得的恬然和静默。

村庄意味着人情与仪式。《借来借去的岁月》《那些没有油水的日子》《滚铁环》《家里来了客人》等篇通过递香烟、待客吃饭等等日常生活细节,生动展现了村庄里浓浓的邻居情和乡亲情。走在村庄的小路上,走在乡间的田野里,熟悉的面孔,热情的问候,淳朴的民情热气腾腾,体验的是一种无价的情谊和幸福。《消逝的乡村电影》《压岁钱》《农家的腊八》《拜新灵》《我的春节和清明》等篇反映了家乡人们的生活状况、思想感情,既是生动形象的历史记忆,也是乡土文化的精华,更是民间的生活仪式。

民俗从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因子,生长于各种民俗之上的生活仪式,也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生活情趣,乃至对生活的希望,对生命的敬畏。我和长兵的老家相距不过二十公里,风土人情,生活习俗几乎一样,所以我对长兵细腻的心理体验感同身受。张爱玲说,生活需要仪式感,仪式感能唤起我们对内心自我的尊重,也让我们能更好、更认真地去过属于我们生命里的每一天。无从揣测长兵对生命价值的深层次思考,在我看来,作者所要表达的更多是敬畏生命、热爱生活的仁者情怀。

《故乡风月》描述的绝非一个具体村落的物理存在,也非单单对思乡之情的直抒胸臆,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乡土文化、村庄文化、农耕文化的深入思考,而这种思考对处于闹市喧嚣中的我们,无疑会带来有价值、有意义的启示。

我是一名律师,法律职业者的特定从业思维方式是法律思维,重在逻辑,重在规范,自觉文字功底平平,人文情怀泛泛。或许是基于兄弟情谊所产生的信任,或许是基于彼此了解所产生的共情心,长兵委托我写序,深感登高履危,惴惴然。读后谈谈个人的一些感受,是为序。

